

豫

章

叢

書

第三冊

妙絕古今

今

劉進琛著



笑嘉遜應園
書館校刻

妙絕古今卷一

宋 湯 漢 編

左氏

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鄭伯如晉子產

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寓寄也曰子為晉國四鄰諸侯

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

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

則諸侯貳也貳離也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賴時用之諸侯貳

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没没也没没沈將滅之言將

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

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
 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
 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
 甯使人謂子子實生我無甯也而謂子浚我以生乎浚取
 也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焚斃也宣子說乃輕幣襄公二十

四年

襄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
 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
 讓之曰做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
 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閭閻

厚其墻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

若異客何以敵邑之為盟主繕完葺墻葺覆也以待賓

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句請命請問毀垣之命對

曰以敵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誅責也是以不敢

甯居悉索敵賦以來會時事隨時來朝會逢執事之不閒

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

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薦陳

猶獻見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溼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敵邑

之罪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官室卑庫無觀臺榭以

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廡繕修司空以時平易

道路巧人以時填館宮室諸侯賓至旬設庭燎僕人

巡官巡官車馬有所有所賓從有代代客巾車脂轄

巾車主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瞻視客百官之屬各展

其物陳其物以待賓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

同之事則巡之也巡行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

歸無甯菑患言見遇如此甯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

溼今銅鞮之宮數里銅鞮音而諸侯舍於隸人舍如

舍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門庭之內迫盜賊公行

而天厲不戒厲猶災也言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

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

問晉命已言鄭與魯雖君之有魯喪亦做邑之憂也亦有同姓

之憂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

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羸諸侯

也羸受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

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

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

釋辭也襄三十一年

子皮欲使尹何爲邑爲邑大夫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

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

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

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人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也貫習也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

曰子爲鄭國我爲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爲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爲鄭國傳言

鄭之治乃子皮之力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復以女既成昏許昏晏子受禮受賓享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

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爲陳氏矣公棄其民

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

四以登於釜四豆爲區容斗六升四區爲釜釜容六斗四升登成也釜十則鍾

六斛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登加也加一謂

以五升為豆五豆為區五區為加舊量之一也

釜則區三斗釜八斗鍾八斛以家量貸而以公量

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賈如

海不加賁疏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言公

曰如往也重賦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屨賤踊貴踊別

履言民人痛疾而或煥休之煥休痛念之其愛之如

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

虞遂伯戲四人皆舜後其相胡公太姬已在齊矣胡

四人之後周始封陳之祖大姬其妣也言陳氏雖公

為人臣然將有國其先祖鬼神已與胡公共在齊叔

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

言晉衰弱不能
征討救諸侯
公乘無人卒列無長
百人為卒言人皆非其人非其

長庶民罷敝而官室滋侈道殫相望而女富溢尤
嬖

家寵之民間公命如逃寇讐樂卻胥原狐續慶伯降在

卑隸八姓晉舊臣之族也政在家門大夫專政民無所依君曰不悛

以樂悵憂也悵藏也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言今至譏鼎之

銘曰昧且不顯後世猶怠昧且早起也不大也言夙興以務大顯後世猶懈怠

況且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問何以難免此叔向

曰晉之公族盡矣勝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

落則公從之勝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勝又

無子無賢子公室無度無法度幸而得死言得以壽終為幸豈其

獲祀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

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

爽明塏燥

辭曰君之先臣容

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

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

旅衆也

公笑曰子近市識貴

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

公繁于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履賤既已告於君

故與叔向語而稱之

傳護晏子令不與張趯同譏傳譏張趯無隱諱同見本年景

公於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晏子一

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

乎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

拜謝其宅

乃毀

之而爲里室皆如舊則使宅人反之還其故室且諺曰非

宅是卜唯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二三子謂鄰人違卜不

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

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昭公

三年

楚子狩于州來狩冬獵也次于潁尾潁水之尾在下蔡西使蕩侯潘

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

于乾谿在譙國城父縣南以爲之援雨雪王皮冠素復陶素所

遺羽翠被以翠羽飾被豹舄以豹皮爲履執鞭以出僕析父從

右尹子革夕見夕莫王見之去冠被舍鞭敬大與之語

曰昔我先王熊繹楚始封君與呂伋齊太公之子王孫牟衛康

叔子康伯變父晉唐叔子禽父周公伯禽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

我獨無有四國齊晉魯衛分珍寶之器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爲

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

荆山在新城汭鄉縣南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

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桃弧棘矢以禦不祥言楚在山林少

有也齊王舅也成王母齊太公女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

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

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

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

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

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義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

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四國

陳蔡二不義又加以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

王命剝圭以為鍼秘鍼斧也秘柄也破圭玉以飾斧柄也敢請命請制

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

言如響國其若之何譏其順王心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

吾刃將斬矣以已喻鋒刃欲自摩薦以斬王之淫慝王出復語左史倚

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

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

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

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

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

招之惜惜式昭德音惜惜安和貌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

金金玉取其堅重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言國之用民當隨其力任如金

治之器隨器而制形故言形民之力去其醉飽過盈

之心。朱文公云家語止觀政要形皆作刑蓋剖剝

之意王損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

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

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昭十三年

晉韓起聘于鄭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玉環同工共朴自共為雙